



在岁时节令中,传统糕粿不仅是闽南人餐桌上的美食,还被赋予了诸多美好寓意,比如红龟粿盼“归”、菜头粿象征“好彩头”、甜粿寓意“甜蜜美满”、发糕则代表“发财高升”。因此,过年“炊糕蒸糕”一直是闽南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习俗。

临近春节,闽南大地呈现一片忙碌而喜悦的景象,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浸米、磨浆、起炉灶、蒸糕粿。这是筹备过年的头等要事,也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老规矩,在本地人心里是神圣而庄重的。就像在我家,此时定要蒸上一笼笼碗糕,它们是发糕的一种,以圆口窄底的小陶碗为蒸制器皿,因蒸熟的形状像碗而得名。母亲常说,碗糕表面的裂口越大,预示着来年越“发”,家运越旺,是新年顺遂发达的好兆头。

春节将至,家家户户都会写春联、贴春联,这是民间流传千年的象征吉祥、表达祝福的传统年俗。

20世纪50年代,我生活在永春五里街古镇。那时腊月十一一过,街上卖年货的小贩增多,不少摊子摆满生仁、金橘糖、姜丝糖、麻糍等小吃,都是孩子们的最爱。有的小贩在骑楼的砖柱间拉几根绳子,挂上各式春联,然后大声吆喝,招呼大家来买春联,不时还会说几句有趣的俗语当“广告语”,比如“红联红记记,整年无代志”“年头贴红联,年底喜成双”。还有的人在街边摆一张桌子,当场磨墨挥毫写春联、卖春联,往往那里围着的人最多,人声鼎沸,好不热闹。

过去我家经济条件不好,母亲舍不得花钱买春联,最开始父亲都自己写,哥哥长大了,这个任务便由他完成。等到哥哥去上大学,写春联的人就成了我和姐姐。记得有一年家里的春联轮到我写,但觉得自己的字不好看,我迟迟不愿动

笔。父亲见状便在红纸上先写下“永成家风飞”当做示范,随后让我尝试写下对联“爆竹一声除旧岁,古镇到处景象新”。这副春联后来被贴在大门上,父亲还夸奖说:“写得不错,再练一练,就可以上街写联卖联了。”这句话让我记了多年,之后再写春联也有干劲了。

多年后回到乡下老家工作,有时过得比较烦闷,我会裁纸、磨墨,挥笔写几副春联解解闷。久而久之,家里写春联的人就一直是我了。记得有一年,我写的春联是“半是主人半是客,也藏耕耜也藏书”,横批是“竹篱茅舍风光好”。这副对联的内容是抄来的,原意写的是耕读人家

写春联

□郑梦如

谁知有天晚上,我出门碰到一位邻居,他笑呵呵地说:“刚才大家正夸你有才华呢。”见我迟疑,邻居解释说是有

人不久前经过我家门口,发现门上贴的春联写得

好,大家闲聊时一说,便都知道了,都说明年春节一定要请我帮忙写副对联。虽然我当下直言不敢当,但估计是厝边头尾的认可给了信心,后来把寄托自己抱负的对联张贴出来,我也不再觉得害羞。

时光匆匆,转眼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春节,那时家里的孩子们都已长大,各自找到满意的工作。眼看家里喜事连连,多年不写毛笔字的父亲,又欣然挥笔写了两副春联,并把它们分别贴在老厝的两个大门上。一副写的是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,另一副则是“人逢喜事精神爽,心怀壮志展宏图”。

认真读,父亲笑说:“不管拿到的硬币是多或少,最后都变成书,挺好。”

不知从哪一年起,金灿灿的五角钱硬币开始在市面上流通。父亲特地洗干净一个玻璃酱菜瓶,专门用来存放这种颜色的硬币。看着“金市”的数量不断增多,我常常忍不住跑过去摇一摇瓶子,感受它的重量从轻飘飘变得沉甸甸,心里就觉得美滋滋的。接下来的几年,被黄澄澄的硬币装点得光彩夺目的“过年饭”,在我们心中就像一座“金山”,因为总能拿这些“金市”去换好几本新书。

时间不停地往前走,孩子们渐渐都长大了,平时可支配的零用钱变多,也能自己攒钱购买想要的书籍了。但和我一样,家

里的孩子们依然期望分到“过年饭”里的硬币,觉得用它们来买书更有仪式感,似乎连读书的过程也更有乐趣。

或许是这个过年的习俗,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,如今自己当了长辈,我仍会像父亲过去那样在年前准备一份“过年饭”。之后再

把上面的硬币分给晚辈们,既让他们了解一下传统的年俗,也把新春祝福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传递给他们。

的大鼎里蒸。在熊熊灶火的烘烤下,碗糕渐渐膨胀起来,不过一炷香的工夫,碗糕就蒸熟了。揭开锅盖,热气带着清香扑面而来,每个碗糕顶部都像花瓣一样绽开,自然地裂成三四瓣。“碗糕‘笑’咯!”只要看到碗糕“咧开嘴”,眉开眼笑的母亲定会赶紧拿起筷子沾一些红曲,给白胖的碗糕“点红”。那些红点犹如落在雪地上的红梅,把过年的气氛烘托得更加浓烈。我有时趁热撕开一瓣碗糕送进嘴里,香甜的味道立刻盈满口腔,感觉心底好似也开出一朵甜蜜的花。

这饱蘸人间烟火的碗糕,承载着闽南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愿景,在岁月的长河里芬芳四溢。这一抹让唇齿留香

的滋味,是我百吃不厌的家的味道,更是许多游子心中珍存的年味与乡愁。



(CFP 图)

如今,我仍保持着自己写春联的习惯。眼看春节将至,放假回来的孩子好奇地询问我,今年打算写什么内容的春联?我琢磨了一下,决定就写“龙留喜气盈门,蛇闹春光满山川”,应景又喜庆。想着待这副春联贴上门,就可以迎接年兜了,心里不禁期待满满。

征稿启事

在闽南乡音里,“厝边”一词绘出了邻里温情的轮廓,而那缕过年时弥漫在“厝边头尾”的烟火气,便是人们口中的“年味”。

儿时,年味是期盼与憧憬;长大后,年味变成牵挂与乡愁。年是什么滋味?每个人有各自体认。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,《清源》副刊开辟“厝边年味”专栏,邀您漫步于市井之间,感受筹备年货的欢腾与欣悦,聆听团圆饭桌上的细语与佳话,欣赏民俗风情的绚丽与魅力……在浓浓的年味里,诚邀您共忆时光,共话年俗,共叙乡情,共迎新岁。

投稿邮箱: qingyuan@qzwb.com(请注明“厝边年味”征文)
投稿热线: 0595-22500062
截稿日期: 2月12日



生活是美好的,是快乐的,一桩小事、一个小目标、一件小东西、一句话里都包含着幸福。



青石板街

□杨华强

我的童年与青春岁月,都是在泉州洛阳古镇的青石板街度过的。这条街长三里,也被本地人称为“三里石板街”,街上还有不少高低错落的红砖骑楼。很久以前,开在这里的商铺一家挨着一家,顾客更是络绎不绝。过去不少人来这里,都要先去光顾一家面线糊老店。尤其是腊月天寒,喝一碗刚出锅的面线糊,落个满头大汗,感觉通身上下毛孔都展开,十分舒服。逢年过节,不少返乡的游子,行李箱都来不及放下,也会先来吃一碗面线糊,觉得这样做才算真的到家。一碗看似平平无奇的面线糊,就这样承载了无数人的乡恋记忆。

以前这条街上卖衣服、做衣服的店最多。当有家手工裁缝店最出名,店主手艺很好,过去年兜将至,男女老幼都得做新衣,不少人便买布来这家店量体裁衣,老人流行做中山装,女孩子大多爱穿对襟的碎花衣。虽然后来这些衣服款式都不流行了,但那位擅长做衣服的店主依旧每天开店迎客,有时去那里逛逛,还能“淘”到不少复古又好看的衣服。

若是碰上赶集的日子,四乡五里的村民都会聚集到这条街上。当中还有不少做买卖的商贩和卖艺的人,比如耍猴戏的、唱曲的、捏收糕人的以及打拳卖膏药的。戏班更是早早来占位置,搭起台子准备开唱。只要听到锣鼓声响起,大家就立马围过来,不一会儿,台下便传来阵阵喝彩声。

听说这条老街临江的地方曾经设有好几处码头,都是用红石或花岗石铺砌而成,大大小小的乌篷船常常停靠在那里。过去一有船靠岸,船员、商贩、手艺人、旅客便纷纷下船奔向老街,走进灯火通明的客栈、饭馆。这些人

在这里住宿、吃喝、玩乐,给老街带来无限商机。或许是因为这样,在航道还未荒落之前,这条老街才会繁华了几百年。

街上如今还在营业的作坊,只剩一家酿酒坊。不过这里酿酒不再依赖手工,而是被机械化替代,每天机器轰鸣不息。不变的是作坊的大门一开,酒味香仍会飘散在整条街上,久久不散。儿时的我经常拿着酒葫芦去酒坊帮阿公打酒,一进店就能看见里头摆的巨大酒桶。每次店家把米酒从桶里舀出来,我仅是用鼻子一嗅,浓烈酒香就让我“醉”得走不动道。

如今还在老街居住的,大部分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老人,街上随处可见的是长满“时光老茧”的旧民居。每到傍晚,还能看到一些老人坐在骑楼的廊道,泡茶话仙。偶尔来了兴致,一些人还会弹琵琶、吹洞箫,唱几首南音。不少来到老街的访客,也会不禁放慢脚步,感受一下这里的慢时光。

这条青石板街的市景就是普通人的生活,正如林徽因曾说:“那上下七八临街的矮楼,半藏着、半挺着,立在街头,反覆着它,窗开一条缝,夕阳染红它,如写下古远的梦。”我爱这条老街,哪怕它早已不似过去那般繁华,我依然愿意住在这里,与之相守相伴。因为我每次置身其中,看着历经岁月洗礼的老骑楼、老商铺,觉得分外亲切,那感觉就像见到家里的老母亲,让人的心踏实又温暖。



诗词送祝福

- 祝学业有成
金榜书名字,仙宫立醮坛。
——韩蕊《火记歌并序(其十三)》
- 祝笑口常开
人生自在常如此,何事能妨笑口开?
——陆游《杂感》
- 祝健康长寿
但愿寿无穷,与君长相保。
——成公綏《仙诗》
- 祝事事如意
愿新春以后,吉吉利利。百事都如意。
——赵长卿《探春令》
- 祝阖家团圆
到家应是,童稚牵衣,笑我华颠。
——吴激《诉衷情·夜寒茅店不成眠》



纤纤水仙常相见

□刘荣昌

熬一夜。直到第二天清晨,妻子才想起水仙还在阳台摆着,出去一看,果然水仙的叶子都变得硬邦邦,好像被冻住一样。妻子见状赶紧把花盆拿进屋。隔了许久,水仙的叶子才慢慢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有了这两次教训,我俩不敢再有点疏忽,上班前总要在手机上查看天气预报,再决定是否将水仙移到室外。

虽然两次遭遇危机,但凭着顽强的生命力,这些水仙还是日见拔高,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。终于在除夕那天,一个个花苞都舒展开来,朵朵淡黄色的花小而迷人,香气很快飘散整个客厅。这些水仙花生机盎然的模样,也为那个年兜增添了不少别样的情趣。

我过去一直以为,亭亭玉立的水仙是

并未察觉不对劲。谁知过了几天,水仙的叶子渐渐发黄,球茎也不如原来那样洁白。我好生着急,却又不知什么缘故,妻子赶紧向卖花的老板请教,才是光照不足导致水仙枯萎。从那以后,我们白天将花盆移到阳台,让水仙沐浴在冬日的暖阳里,晚上再把它搬回屋,继续放在客厅的冰箱上。果然没过几天,水仙的叶子又变得青翠欲滴了,球茎也洁白如初。

自那次恢复生机后,这盆水仙有一段时间长势颇好。但意外的情况又忽然发生了,记得那是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,因忙于准备年货,我和妻子都忘记将水仙拿回室内。碰巧那夜寒流来袭,室外气温很低,娇嫩的水仙只能瑟缩缩缩地在刺骨寒风中苦



(CFP 图)

四年前的腊月,妻子忽生雅兴要试养水仙。我点头同意,心想室内供养一盆水仙,未尝不是一件赏心的乐事。于是,妻子去花市买花,我则四处寻觅石子,回家后一搭配,绿白相间的水仙栽在晶莹剔透的彩石中,相得益彰,甚是好

看。盆养水仙,我是平生头一回,所以钟爱之心倍增。估计是我和妻子的养花经验都不足,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水仙就接连发生了两次“生存危机”。

第一次是为观赏方便,妻子将水仙放置在冰箱上,隔些天才拿下来换水,一开始